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### 第三回 孔萬德驗屍呼錯 狄仁傑賣藥微行

卻說狄公聽洪亮一番言語，知不是胡德所為，只得等明日驗後再核，一宿無話。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，用了早點，命人在屍場伺候。所有那些差役，早已紛紛到了孔家門口。不多一會，狄公步出公館登場，在公案坐下。先命將孔老兒帶上來，說道：「此案汝雖不知情節，既是由汝寓內出去，也不能置身事外。且將這兩人姓名說來，以便按名開驗。」孔老幾道：「這兩人前晚投店時，小人也曾問他，一個說是姓徐，那一個說是姓邱。當時因匆匆卸那行李，未暇問著名字。」狄公點點頭，用朱筆批了「徐姓男子」四字，命作先驗這口屍首。只見作領了朱批到場，場上先把左邊那屍身，與趙三及值日的皂役，抬到當中，向著狄公稟道：「此人是否姓徐，請領孔萬德前來看視。」狄公即叫孔老兒場上去看，老兒雖駭怕，只得戰戰兢兢走到場上。即見一個鮮血人頭，牽連在屍首上面，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滿。勉強看了說道：「此果是前晚住的客人。」作領聽報已畢，隨即取了六七扇蘆席鋪列地下，將屍身仰放在上面，先將熱水將周身血跡洗去，細細驗了一回。只聽報道：「男屍一具，肩背刀傷一處，徑二寸八分，寬四分。左肋跌傷一處，深五分，寬五寸等。嚥喉刀傷一處，徑三寸一分，寬六分，深與徑等，治命。」報畢，刑房填了屍格，呈在案上。狄公看了一回，然後下了公座，自己在屍身上下看視一周，與所報無異，隨即標封發下，令人取棺暫厝，出示招認。復又入座，用朱筆點了邱姓。作領仍照前次的做法，將批領下，把第二個屍身抬到上面，稟令孔老兒去看。孔老兒到了場上，低頭才看，不禁一個筋鬥，嚇倒在地，眼珠直向上渺，口中喃喃的，直說不出來。

狄公在上面見了這樣，知道有了別故，趕著令洪亮將他扶起，等他甦醒過來，說明了再驗。屍場上面，皆寂靜無聲，望著孔老兒等他醒來，究為何事。此時洪亮將他扶坐在地下，忙令他媳婦取了一盞糖茶。那許多閒人，團團圍住，恨不立刻驗畢，好回轉城去，忽見孔老兒栽倒地下，一見了也是猜疑不定。隔了一會兒，好容易才轉過氣來，嘴裏只說道：「不，不，不好了！錯，錯了！」洪亮趕著問道：「老兒，你定一定神，太爺現在上面等你稟明，是誰錯了？」老兒道：「這屍首錯了。前晚那個姓邱的，乃是個少年男子，此人已有鬚鬚，哪裏是住店的客人？這人明明的是錯了，趕快求太爺伸冤呀。」作領同洪亮聽了這話，已是嚇得猜疑不定，隨即回了狄公。狄公道：「哪裏有此事！這兩口屍首，昨日已在此一天，他為何未曾認明，此時臨驗，忽然更換，豈不是他胡言搪塞！」說著將孔老兒提到案前，怒問了一番。孔老兒急急得磕頭大哭，說道：「小人自己被胡德牽害，見兩口屍骸，移在門口，已是心急萬分，忙忙進城報案，哪裏敢再細看屍身。且這人系倒在那姓徐的身下，見姓徐的不錯，以為他也不錯了，豈料出這個疑案。小人實是無辜，總求太爺恩典。」

狄公見他如此說法，心下想道：「我昨日前來見屍骸，卻是一上一下倒在這面前，既是他說訛錯，亦在情理之中，但這事難了。且帶胡德來細問。」當時招呼帶地甲。胡德聽見傳他，也就帶著刑傷，同喬太兩人走上前來。狄公道：「汝這狗頭，移屍誣害，既說這兩人為孔萬德殺害，昨日由鎮日移來，這屍身面目自必親見過了，究竟這兩人是何形樣，趕快供來！」此時胡德已聽見，說是訛錯，現在狄公問他這話，深恐在自己身上追尋凶手，趕著稟道：「小人因由他店中出去，且近在咫尺，故而說他殺害。至那屍身確是一個少年，那一個已有鬚鬚，因孔萬德不依小人停放兩人，匆匆進城，以至並在一處。至是否訛錯，小人前晚未曾遇面，不敢胡說。」狄公當時又將胡德打了一百，說他報案不清，反來牽涉百姓。隨即又將那三個客人傳來問訊，皆說前晚兩人，俱是少年，這個有鬚鬚的，實未投店，不知何處人氏，因何身死。狄公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本縣已明白了。」隨即復傳作領開驗。只得如法行事，將血跡洗去，向上報道：「無名男屍一具，左手爭奪傷一處，寬徑二寸八分。後背跌一處，徑三寸寬五寸一分。肋下刀傷一處，害一寸三分，徑五寸六分，深二寸二分，治命。死後，胸前刀傷一處，寬徑各二寸八分。」報畢，刑房填了屍格。狄公道：「這口屍棺，且置在此處，這人的家屬，恐離此不遠，本縣先行標封，出示招認，俟凶手緝獲，再行定案。孔萬德交保釋回，臨案對質，胡德先行收禁。」

吩咐已畢，隨即離了六里墩一路進城，先到縣廟拈香，然後回到衙門，升了公座，備役排街已畢，退入後堂。一面出了公文，將原案的屍身尺寸形像錄明，移文到湖州本地，令他訪問家屬，隨後又請鄰封緝獲。這許多公事辦畢，方將喬太、馬榮傳來說道：「此案本縣已有眉目，必是這邱姓所為，務必將此人緝獲，此案方可得破。汝兩人立刻前去探訪，一經拿獲，速來回稟。」兩人領命前去。復又將洪亮喊來說道：「那口無名的屍骸，恐即是此地人氏，汝且到四鄉左近訪察。且恐那凶手，未必遠揚，匿跡在鄉下一帶，俟風聲稍息，然後逃行，也未可知。」洪亮領命去後，一連數日，皆訪不出來。狄公心下急道：「本縣蒞任以來，已結了許多疑案，這事明明的有了眉目，難道竟如此難破。且待本縣親訪一番，再行定奪。」想罷，過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換了微行衣服，裝成賣藥醫生，帶了許多藥草，出了衙署。先到那南鄉官路一帶大鎮市上，走了半日，全無一人理問。心下想道：「我且找一個寬闊的店舖，下這藥草，看是有人來否。」想著，前面到了個集鎮，雖不比城市間熱鬧，卻也是官塘大路，客商仕宦，湊集其間。見東北角有個牌坊，上寫著「皇華鎮」三字。走進牌坊，對門一個大的高牆，中間現出一座門樓，門前樹著一塊方牌，上寫著「代當」兩字。狄公道：「原來是個典當，我看此地倒甚寬闊，且將藥包打開，看有人來醫治。」想罷依著高牆站下，將藥草取出，先把那塊布包銷在地下，然後將所有的藥，鋪列上面，站定身軀，高聲唱道：「南來北往體更休，只知歡喜不知愁。世間缺少神仙術，疾病來時不自由。在下姓仁名下傑，山西太原人氏，自幼博採奇書，精求醫理。雖非華陀轉世，也有扁鵲遺風。無論男女方脈，內外各科，以及疑難雜症，只要在下面前，就可一望而知，對症發藥。輕者當面見效，重者三日病除。今團訪友到此，救世揚名，哪位有病症的，前來請教。」喊說了一會，早擁下了一班閒人，圍成一個圈子。狄公細看一回，皆是鄉間民戶，你言我語，在那裏議論。內有一個中年婦人，曲著腰，擠在人叢裏面，望著狄公說畢，上前問道：「先生如此說，想必老病症皆能醫了。」狄公道：「然也。若無這樣手段，何能東奔西走，出此大言？汝有何病，可明說來，為汝醫病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先生說一望而知，我這病卻在這心內，不知先生可能醫麼？」狄公道：「有何不能？你有心病，我有心藥。汝且轉過面來，讓我細望。」說著那婦人果臉向外面。狄公因他是個婦女，自己究竟是個官長，雖然為訪案起見，在這眾人之間，殊不雅相，當即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這病，我知道了，見你臉色乾黃，青筋外露，此乃肝臟神虛之象，從前受了鬱悶，以致日久引動肝氣，飲食不調，時常心痛。你可是心痛麼？」那婦人見他說出病原，連忙說道：「先生真是神仙，我這病，已有三四年之久，從未有人看出這原故，先生既是知道，不知可有醫藥麼？」

狄公見她已是相信，想就此探聽口氣。不知這婦人說出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